



桃源刺绣作品《太狮少狮》。 蔡文龙 摄



九旬老绣娘穿针引线。 徐虹雨 摄

■ 徐虹雨

“经年劳累在夫家，昼出耕耘夜纺纱，新岁娘家坐半月，飞针走线巧盘花。”踏着一首本地民谣，我走进位于湖南常德河街的桃源刺绣馆。桃源刺绣湖南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罗明华拿出一些老绣品，正等着我。“我们桃源刺绣的显著特色，都在这几幅老绣品里了。”罗明华开门见山，“构图夸张，用色大胆。”透过玻璃镜面，我看见那些因时间久远而变得有些破损的老绣面上，彩色的丝线依然散发着奇异的光，独具特色的大叶细长而飘逸，宛如在风中舞蹈的风尾；藏于大叶间如狮如虎如鹿如獾的“四不像”神兽，憨态可掬。藏在这些丝线背后、那些掩于历史深处、鲜为人知的传承故事，则如这丝线般绚烂。

一

有史可查的桃源刺绣第一代传承人是李桂英，她出生于1889年2月，是桃源县沙坪镇人，家道殷实，绣花技术好。那时镇上临溪建有多家绣楼，不少绣娘便聚在一起倚楼而绣，口传、心授、耳濡、目染、揣摩、切磋。凭借着对自然的热爱与感悟，运用各种单、复彩色丝线，采取辨绣、盘绣、折叠绣等绣法，时而平针、时而掺针、时而游针，将生活装点得活色生香。

楼下溪水潺潺流淌，那定格在针线里的彩色青春，渐渐褪去光泽。

据说李桂英曾有一本绣稿，上面写着绣楼名称，只是绣稿已经无处可寻。

还有许多绣娘们的名字以及绣品，也找不到了。沿着历史的溪流探寻桃源刺绣的源头，这一缕源自民间的艺术血脉，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。“我们的桃源刺绣源自古代的‘五色衣’。在《水经注·沅水》便有记载。”罗明华说。

《水经注·沅水》中记载，相传盘瓠将高辛帝背至山洞后生六男六女，自配夫妻，生枝发叶，后裔被称为武陵蛮。武陵人喜欢穿五色斑斓的衣服，这种“五色衣服”可以说是最早的彩衣，是后来“刺绣”的根源。

桃源当地的文化研究者文魏，在下乡时还经常看到当地人结婚时用桃源刺绣绣品。枕头、被单等一套十件，寓意十全十美。

只要家族中的女孩儿出嫁，桃源刺绣第三代传承人罗巧年都会绣上绣品作为贺礼：冬瓜枕头两端，或繁花或祥云；门帘帐沿，或花草或虫鱼；袖口领端，或瑞兽或吉果，世俗烦琐的生活，因为有了绣品的装点变得精致起来。

罗巧年从9岁开始跟着母亲学绣花。12岁时，她穿着自己绣的绣花鞋去参加亲人的婚礼，新娘被她脚下的梅花绣花鞋吸引，将她喊过去问：“这鞋，真好看，是你妈妈绣的吧。”小小的她骄傲地说：“是我自己绣的呢！”

快出嫁的她，自己绣了绣裙。裙子为黑底红花。红，有各种红，有鲜红、紫红。裙摆为全绣，花团锦簇。

她打算穿着自己的作品出嫁。1954年10月16日结婚，那时，流行穿旗袍。她便换了旗袍。年轻时，她绣的裙子，没有成为自己的嫁衣裳，后来成为自己5个女儿的婚衣。带着母亲的祝福，穿着母亲的作品，女儿们纷纷出嫁。

罗巧年喜欢画牡丹，绣牡丹。儿时，她得知舅妈家栽有牡丹，便走两个多小时的山路，去看牡丹。

舅妈见她喜欢，送了一株给她。她高高兴兴地带着牡丹回家，栽在院子里。

得知村里的秀才肖运生牡丹画得有神，罗巧年向他求画——凤穿牡丹。

这幅画，成为她重要的创作素材。绣的第一幅凤穿牡丹，如今收藏于五女刘敏君家。

她一辈子爱花，一辈子画花，一辈子绣花。所住的木楼外，一年四季种着花；客厅里，挂的刺绣作品也是花。

二

罗明华是桃源刺绣第四代传承人，她是罗巧年的侄女。罗明华说：“那时，我们到处寻找老一代艺人，找来找去，最后找到了我姑姑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”

2012年，罗明华和丈夫金明辉创办文化公司，经营古玩。“很多藏家对桃源刺绣非常看重，想找人修补破损的时候才发现，这门手艺几乎断代了。”罗明华说。也许还有一些刺绣巧手藏在乡野间，独自灿烂，独自终老。夫妻俩决定去找寻老艺人。

从公路转山路，找了4个乡镇近40个村。听说大山里有一位绣娘还一直在绣，赶过去得到的却是老人去世的消息。听说集镇上住着一位老绣娘，却发现老人耳聋眼花，几十年不曾拿绣针，老手艺丢得差不多了。

“你还找什么？你姑妈罗巧年就会呀，她年轻时绣花可是一个好角。”父亲无意间得知他们的困惑，指点迷津。

“哎呀！怎么把她忘了，我小时候就看她绣过！”罗明华恍然大悟。

罗明华夫妻俩立马租车往山里赶。

罗巧年不在家，正在屋对面的山上采山茶。78岁的老人，腿脚依然有力。

放下背篓，拿起绣针，老人有些顾虑：“我现在的针法，比年轻时时要差些。我可以帮你，但要找个徒弟才行呀。”

“我这个徒弟怎么样？”罗明华说。

“可以，可以。”两人相视一笑。

罗巧年翻出压箱底的老绣品，罗明华购回丝帛与彩线。姑侄搭档，系统研习桃源刺绣的传统技法。

真正走入桃源刺绣的艺术天地，罗明华越来越惊艳于它的美。“这种美，不染尘埃，带着一种古朴而又倔强的原生态。有专家认为，桃源刺绣针法体系孕育了‘湘绣’，是‘湘绣之母’。其实它与湘绣的区别很大。”罗明华感叹。

罗明华拿出两件作品，进行了一番比较。同样是动物，湘绣构图“真实生动”，有“绣鸟能听声，绣虎能奔

一针一线绣华年



三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。徐虹雨 摄

跑，绣人能传神”的美誉；而桃源刺绣注重“似是而非”，似狮非狮、像凤非凤，更善于捕捉花鸟走兽玩耍的神态。

同样是花卉，湘绣构图真实生动，有“绣花花香”之感，而桃源刺绣则是“花非花”“叶非叶”，更善于表现出植物的情感与神韵。

同样是景色，湘绣重在物象的真实性和立体感，而“桃源刺绣”则重在传承本土文化特色，再现桃源地域图腾。

“湘绣更真实，桃源刺绣更夸张，充满童真。”罗明华说。

罗明华为传承桃源刺绣技艺，四处拜师学艺。

金明辉则为收藏桃源刺绣马不停蹄，听说哪里有一幅桃源刺绣精品被外地人购走，便想方设法将其购回。

金明辉收藏的不少桃源刺绣老作品，也成为了罗明华创作的教材。其中代表桃源地域文化特征的作品是《八蛮献瑞》。作品完成于清代，故事取材于距今5000年前的神话传说。相传蚩尤的故乡就在桃源西南方向的大熊山，蚩尤的弟弟们，头上都有两只角，眼睛像牛眼，鼻子像狮鼻，嘴巴像虎口，后人称蚩尤的八位似牛似狮似虎的弟弟为八蛮。

《八蛮献瑞》几乎涵盖了桃源刺绣所有的艺术风格。

它想象丰富、似是而非。作品中多瑞兽，多花鸟，但都不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实物，给人广阔的想象空间。

它构图饱满，有张力。为呈现八蛮英勇的特征，主体图形硕大，充满画面，其他个体陪衬，则裁肢截尾，甚至以留白的方式凸显物象的张力。

它注重整体，色彩合理。主色调偏亮时，偏暗的用色很是节制；主色调偏暗时，与之对立的色块很少泼墨。

它气的流畅，含蓄优美。刺绣中可见平绣插针、错针的结构，流畅地表现不同色彩明暗与冷暖间的变化。

湖南美术出版社原副社长邹敏讷曾赞许桃源刺绣是“东方的毕加索”。

“桃源刺绣以夸张、变形、四不像的特点闻名海内外，是极具地域特色的原发性刺绣。这幅作品聚焦了蚩尤文化、蛮夷文化、楚汉文化三大文化的特点。”罗明华看着《八蛮献瑞》，眼神中有喜爱，也有遗憾。

最完整的一幅《八蛮献瑞》绣品被外地藏家收藏，而桃源藏家只藏有几个片段。

三

桃源刺绣手艺，其实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几乎失传。它还能传承下来，和那些生活在大山深处，依然沿袭着曾经生活方式的老绣娘们分不开。张春桂老人便是其中一位。

2016年5月的一天，“嘟嘟嘟”，拐杖抨击地面的声音在桃源郑家驛刺绣展馆里响起。

一位老妇人佝偻着背，拄着拐杖，一瘸一拐地走着。展馆的一间房间里，摆满绣架，年轻的绣娘们正在走线。

“奶奶，您怎么来了？”绣娘万立芬抬起头，惊讶不已。

万立芬从小跟着奶奶张春桂学绣花。9岁时，她尝试着独自绣一双梅花小鞋垫，可是绣出来的花不像花，倒像一个个疮疤。小女孩失望地将绣布扔开。奶奶微笑着捡起绣布，拿起绣针：“绣花不能急，要慢慢来。”奶奶挑出孙女绣错的针线，细细长长的绣针，连着轻盈的丝线，在缎面上下穿插，慢慢地，一朵小小的梅花就绽放在鞋垫上。

初中毕业后，家贫的万立芬不得不外出打工。行李箱中，放着绣针和绣线。打工几年间，箱子里便多出了100多件绣品。

2016年，得知家乡招募绣娘，万立芬毛遂自荐。

得知孙女专心当绣娘，还带徒弟，张春桂坐不住了：“这也是圆了我的一个梦啊，有更多的人来学是好事啊，但是不能学走样。”

从沙坪镇王家湾的家，到孙女当绣娘的郑家驛刺绣展馆，有5公里路。85岁的张春桂拄着拐杖，走走停停。3个小时后，终于走到展馆。

就这样，张春桂成了郑家驛刺绣展馆的“编外教授”。

“编外教授”隔一段时间便过来传授技艺。有时拄着拐杖走路来，有时坐着摩托车来。

“桃源刺绣南北双方各有所长，南面以花鸟为主，北面以绣戏曲人物为主。我姑姑擅长绣花鸟，要真正传承好桃源刺绣，还得拜擅长绣戏曲人物的老艺人为师。”罗明华说。

2015年10月，罗明华夫妻俩打听到桃源观音寺乡大山里有一位年事已高的绣娘，名叫敬桂枝。

敬桂枝尤其喜欢看戏。村里有戏班子，走街串巷演戏，她跑去。看戏班子在他们村演几天，她就看几天。戏剧中人物的衣服、头饰，她一一记住，并用铅笔画下来。

家里晚辈看的连环画，其中历史人物的造型，也成为了她的创作素材。

家里买了电视机，戏剧节目，便成为她最爱看的节目。屏幕上的戏剧人物，从黑白到彩色。她手里的丝线，颜色也更加丰富。《穆桂英挂帅》《三英战吕布》《郭子仪祝寿》……一个个历史故事，在她的绣花针里呈现。

辗转打听到敬桂枝一直在绣，罗明华夫妻十分激动，决定赶紧进山拜师！

第一次寻觅，山路弯弯，迷失方向，见天色已晚，只好返回。

第二次进山，终于找到敬桂枝在半山腰的家，可门上锁了。

第三次光顾，敬桂枝偏头疼发作，正在乡镇医院治疗。

第四次拜访，敬桂枝已康复在家，拿着绣花针。绣布上，一幅《刘备招亲》快完工了。

要接老人出山为师，敬桂枝七分惊喜三分犹豫。

“我晕车。不怕你们笑话，活了80岁，我还只在1949年那年去过一次县城呢！”敬桂枝老人有些难为情。

“您老第一次进县城，看的是新中国；这次您进县城，是给桃源刺绣带去新希望啊！”金明辉不想放弃。

“你说得对，不能把手艺带到棺材里去！我跟你们走，坐不了汽车，就坐摩托车去！”敬桂枝下定了决心。

距县城80公里，山路险峻。

一辆小轿车，一辆面包车，一前一后护卫着匀速行驶的摩托车。

面包车里的工作人员随时待命。

走走停停，近10个小时后才到县城。

到了县城，车队直奔医院，金明辉带着敬桂枝做全面检查。

“老人家，您太了不起了，您这是用生命支持桃源刺绣啊！”第二天，敬桂枝就坐不住了，非要去桃源刺绣培训基地看看。

墙上挂满刺绣作品，屋里摆满绣架。一个个年轻的身影忙着穿针走线。

敬桂枝看看墙上，摸摸绣架，连连感叹：“好啊，还有年轻人喜欢绣这个，好啊！”

接连7天，敬桂枝和年轻的绣娘们探讨针法、点评作品，并将自己的绣法和盘托出。

就这样，老艺人的工艺，终于被传承下来。

四

隔一段时间，罗明华就往山里跑，向两个师父请教，并及时将一些老针法收集并编印成册。

“绣花，要有层次感，你看，花儿的颜色有深浅变化。你用虚实针，就能绣出深浅、明暗不一的效果来。这一种针法还不行，你还可以用上掺针，高低针或长短针交掺，色彩过渡就更好看。”罗巧年指着绣架上的牡丹花，耐心地指导。在一旁的罗明华用心记录。

“人物的衣服，常用菊花格纹针。你看刘备的裤子，就用了这种针法。曲脚万字针，也在绣戏剧人物的衣褶中用得更多。”敬桂枝一边手拉丝线，一边讲述针法。罗明华一边认真听，一边将针法画在纸上。

她陆续收集整理了77种针法，其中有“搓纱绣”等几近失传的老针法，并将针法绘制出步骤图，还录制视频教程，普及桃源刺绣绣法，培训当地年轻绣娘。

从2016年开始，桃源县启动“非遗+扶贫”工作，将刺绣传承与精准扶贫结合起来，成立桃源刺绣培训中心。培训班为学员免费提供刺绣材料及午餐，优先选用贫困户培训。“非遗+扶贫”，让曾经远在外地打工的女性纷纷回家创业。

余林萍从广州返乡，走进了桃源刺绣培训中心公益课堂。授课老师便是罗明华。培训时间是一个月。

余林萍的母亲爱绣花，绣的花鸟等图案，点缀在家人的枕头、衣服上。母亲还精心地将绣品绣在女儿的衣领上，或是盛开的花，或是飞翔的鸟。绣品为立体造型。余林萍举手投足间，肩膀上的刺绣也活了起来，或鸟儿扇动翅膀，或花儿迎风舞蹈，好不热闹。

待母亲放下针线忙其他的家务时，年少的余林萍便悄悄拿起偷偷绣上几针。蹩脚的针线，被母亲一眼看出。母亲并不恼，微笑着将女儿绣坏的针线拆了，重新绣上几针。

从小看着母亲绣花的她，正式拜罗明华为师，系统学习桃源刺绣技艺。

绘图、缝边、配线、上绷、刺绣、整烫、装裱，整个流程，余林萍都认真学习；挑花、乱针、毛针、掺针，基本的绣法，她反复练习。公益课堂的教室在当地镇政府的办公楼里，每天下班后，教室便熄灯落锁。

晚饭后，余林萍想到教室的绣架上继续练习，苦于开门不便。乡镇的工作人员得知后，陆陆续续到。教室里的灯，时常亮到深夜。绣架上，总有几个勤学的身影。

短期培训班结束后，余林萍走进罗明华的工作室，继续拜师学艺。

罗明华尝试云端授课，余林萍尝试直播带货，师徒俩借助网络，推广桃源刺绣技艺。师徒俩还将一些老绣品的丝线一层一层拆开，认真研究经线重叠的方法。

拜访老绣娘——敬桂枝、罗巧年，罗明华也带着余林萍前往。

2025年底，我跟着师徒俩坐汽车、走山路，拜访这两位老绣娘。敬桂枝住在观音寺，罗巧年住在杨溪桥。

敬桂枝早早站在木房前等着。她与身后那栋老木屋一样，都有些年纪。木屋外墙斑驳着岁月的痕迹。木屋内，木板架起的门与梁，木板铺设的房顶与地面，木板拼成的墙面与桌椅。

老人的绣架也有些历史了。四块厚木片将一块绣布镶嵌固定，便是一个绣花绷子；用几根彩绳将两把老木椅，两根老木棒绑稳，便是绣架。老木椅与老木棒，部分地方被摸得亮光。

“师父，给您绣的绣架，您怎么用呢？”罗明华笑着问。“自己的老物件，用习惯了。”敬桂枝老人笑着说。

搬把椅子坐下，敬桂枝穿针引线，继续绣那幅还没有绣完的作品——《二龙戏珠》。九旬的她，眼睛明亮，熟练地在绣布上穿花。

“师父，这条龙，如何绣得更加生动呢？”罗明华蹲在绣架前，虚心请教。

敬桂枝停下绣花针，指着布面上的龙：“比如这里，你加上一些装饰性的针法，龙就更加生动呢。可以用盖针、垫针、格纹针。”

敬桂枝身后的沙发上，陈列着近年来的作品，除了她喜欢绣的戏剧人物，还有为儿孙辈绣的鞋垫、老虎布鞋等。

九旬的老绣娘罗巧年，和敬桂枝一样，都耳聪目明。罗巧年家的客厅里，挂着两幅花鸟图，这是老绣娘送给孙儿的结婚礼物，一针一针刺绣出来的祝福——福祿寿喜，喜上眉梢。

罗明华将自己还没有绣完的一幅作品《瑞兽戏花》绷在绣架上。

“姑姑，您看看这幅作品，是不是有进步了？”罗明华像交作业的学生一样，不安地看着罗巧年。

罗巧年凑近绣架，认真地看，并点点头：“还不错，瑞兽的这个爪子，你应该绣得比较深一点的颜色。肚皮这里，就绣浅一点的颜色……”

余林萍也围了过去。

三代绣娘齐聚绣架前。我按下相机，定格了这张年纪相差半个世纪的合影。

“你们有没有考虑过，三代传承人共同完成一幅作品？一幅人物、一幅花鸟。甚至——”我突发奇想，“这两幅作品，第六代、第七代……后面的传承人一代代绣下去！这幅有起点、没有终点的作品，是传承、是接力！”

说着说着，我被这个创意感动。

罗明华的眼睛也放光。

趁两位九旬绣娘还能穿针引线，赶紧着手吧！

五彩的丝线，在我眼前闪着细腻、柔美的光泽。老绣娘明亮的眸子里，也闪着丝线五彩的光。

一针，一线，一生。

绣娘会老，绣针会钝，她们手中的那根绣针，会穿越时空，落在更年轻的传承人的手指间……